

杜詩集注

第一函
第七冊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之一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遊龍門奉先寺

魯嘗曰龍門在東都河南縣地志云關塞山一名伊闕而俗名

龍門

黃鶴曰唐志河南自龍門山東抵天津有

伊水

然後漢志唐志俱云馮翊有龍門山按馮

翊與河

中府為隣而河中有龍門縣又有龍門

山志云

即導河至龍門之地土記云梁山北有

龍門

並在河中之境故河中有龍門關龍門倉

九域志云

河南縣有龍門鎮又有關塞山云即

龍門

薛仁貴傳云絳州龍門人則絳州亦有龍

門公自秦

赴同谷道經龍門鎮則秦成間又有

龍門

嘗考絳至河中不滿三百里馮翊至河中

不滿

百里兩地相接按地理河南即春秋時屬

魏地

後魏兼置雍州乃屬秦州宜此山之跨

數郡

是詩乃公開元二十四年後遊東都作

已從招提遊更宿招提境陰壑生靈籟月林散清影

天闕象緯逼雲卧衣裳冷

卧字可虛可實用天闕語

耶欲覺聞晨鐘令人發深省

師古曰釋書招提菩薩

提或各加藍或各道場其實一也靈籟即風也猶雨

曰靈雨蔡夢弼曰本一作虛籟蔡條西清詩話荆公

云天闕當作天閱對雲卧為親切韋述東都記龍門

號雙闕以與大內對峙若天闕焉此龍門詩也用闕

字無

疑

贈李白

夢弼曰時李白將為梁宋之遊鶴旦詩云李侯金閨彥亦有梁宋遊當是開元

二十四年下考功第後遊齊趙時作按公壯遊

詩云放蕩齊趙間裘馬頗清狂快意入九年

歸到咸陽則歸京師在天寶四五載而李白傳

云天寶初已到剡中則此詩當在於開元二十

四五載作蓋公詩至之而容東都又有梁宋
遊殆是初遊齊趙時梁灌道編在十二載非

二年客東都所歷厭機巧野人對羶腥蔬食常不飽

豈無青精飯使我顏色好苦乏大藥資山林跡如掃

李侯金閨彥脫身事幽討亦有梁宋遊方期拾瑤草

野人所喜者蔬食第對羶腥故思青精飯耳使有大
藥資隱山林絕人跡豈願見此機巧者乎舊解屑屑
難合此其至淺者王彥輔曰東都洛陽也學林新編
云陶隱居登真訣有乾石聿精餽飯餽音迅謂冷也
其法卽南燭草木浸米蒸飯暴乾其色青如蟹珠食
之延年此子美所謂青精飯也杜修可曰丹書抱陽
山人藥證曰夫大藥者須鍊沙中未能取鉛底金黃
芽爲根蒂水火鍊功深王洙曰江文通別賦金閨之
諸彥注金閨金馬門也鮑彪曰白嘗供奉翰林故云
趙次公曰梁謂汴州今之東京宋謂宋州今之南京

也山海經始瑤之山帝女死焉化為瑤草江文選別賦云惜瑤草之徒芳師曰瑤草乃珊瑚樹之類仙家用以合丹藥服餌

望嶽

岱宗夫如何齊魯青未了

望嶽而言即齊魯青未了五字雄蓋一世○青未了

語好夫字誰何跌蕩非

造化鍾神秀陰陽割昏曉

層雲

對下句苦○盪曾語不必

決肯入歸鳥會

當凌絕頂

一覽衆山小

鄭昂曰岱宗泰山也今屬充州升中告代于此是山為五

嶽之長故曰岱宗趙曰陰陽割昏曉如史記言崑崙

日月所相避隱其光明也割者分也洙曰張衡南都

兩涓水盪其胃鄭曰盪他浪切師曰曾與層通趙曰

皆目從也音牆細切司馬相如賦弓不虛發中必決

眊此借
用其字

劉九法曹鄭瑕丘石門宴集

鶴曰按唐志瑕丘縣本魯負瑕邑屬

兗州石門

屬齊州

秋水清無底蕭然淨客心
掾曹乘逸興鞍馬到荒林

能吏逢聯璧華筵直一金
晚來橫吹好泓下亦龍吟

無可取。洙曰漢制以曹官為掾如屋之椽也言其有所負荷晉潘岳夏侯湛美容觀每同行人謂之連璧張詠曰史記注古人以一鎰為一金一鎰三十兩也沈括曰漢書班超傳注胡樂有橫吹之名洙曰馬融長笛賦近世雙笛從羌起羌人截竹未及已龍鳴水中不見已截竹吹之聲相似

與李十二白同尋范十隱居

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余亦東蒙客。憐君如弟兄。

醉眠秋共被。攜手日同行。更想幽期處。還尋北郭生。

入門高興發。待親見自喻耳侍立小童清。落景聞寒

柝。屯雲對古城。向來吟橘頌。誰欲討蓴羹。誰恐是不

願論簪笏悠悠滄海情。言詩為當時所重趙曰東蒙

山在兗州。洙曰後漢姜肱兄弟同被而寢。趙曰北郭

生指言范十隱居。修可曰楚詞有橘頌。趙曰晉張翰

在齊王問府見秋風起思吳中菰菜蓴羹鱸魚膾遂命駕而歸

題張氏隱居二首

鶴曰按舊唐書李白傳云少與魯中諸生張叔明等隱於

徂徠山號為竹溪六逸又子美雜述云魯有張叔卿意叔明叔卿止是一人卿與明有一誤耳

不然亦兄弟也是詩題張氏隱居豈其人歟
詩中不貪遠害之句與白傳及雜述意頗合

春山無伴獨相求。伐木丁丁山更幽。澗道餘寒歷冰
雪。石門斜日到林丘。不貪夜識金銀氣。遠害朝看麋
鹿遊。乘興杳然迷出處。對君疑是泛虛舟。鶴曰石門見前注

旦史天官書敗軍敗國之墟下積金寶上皆有氣今詩意謂不貪故夜識其氣也師曰虛舟喻虛已以遊世
洙曰莊子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船來觸舟雖有褊心之人不怒人能虛已以遊世其孰能害之

之子時相見。邀人晚興留。濟潭鱸發發。春草鹿呦呦。
杜酒偏勞勸。張梨不外求。前村山路險。歸醉每無愁。

洙曰濟疑作霽杜康善造酒潘岳閒居賦張公大谷之梨

贈李白

秋來相顧尚飄蓬。未就丹砂愧葛洪。痛飲狂歌空度

日。飛揚跋扈爲誰雄。飛揚跋扈亦謂太白耳。正是妙意。舊注以爲祿山且沒交涉。

趙曰。晉書葛洪字稚川。聞交趾出丹砂。求爲勾漏令。北史齊高祖謂世子曰。侯景專制河南十四年。常有

飛揚跋扈之志。

登兗州城樓

東郡趨庭日。南樓縱目初。浮雲連海岱。平野入青徐。

俯仰海槩語。孤嶂秦碑在。荒城魯殿餘。從來多古意。

何地無之。臨眺獨躊躇。洙曰。兗州漢之東郡。夢弼曰。公父閑嘗爲兗州司馬。公時省侍之。故云趨庭是。

時張玠亦名兗州有分好玠子乃建封也王禹偁曰
每出東海泰山也青徐二州也皆與兗相接宋曰史
記始自東行郡縣上鄒嶧山刻石頌功德李斯作文
唐志兗州魯郡也王文考魯靈光殿賦序魯靈光殿
者漢恭王餘所立也遭漢中微自西京未
央建章之殿悉見隳壞而靈光巋然獨存

對雨書懷走邀許主簿

鶴曰兗州任城縣是也

東嶽雲峯起溶溶滿太虛震雷翻幕燕驟雨落河魚
座對賢人酒門聽長者車相邀愧泥濘騎馬到階除

宋曰左傳季札曰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于幕上
魏客魏太祖時酒禁人竊飲之故難言酒以清者為
聖人濁者為賢人漢書陳平家以席為門門外多長
名車轍

已上人茅齋

歐陽公曰僧齊已善吟詩知名於唐

已公茅屋下。可以賦新詩。枕簟入林僻。茶瓜留客遲。
江蓮搖白羽。天棘蔓青絲。空忝許詢輩。難酬支遁詞。
宋曰白羽謂扇也。學林新編云天棘蔓青絲。蓋天門
冬亦名天棘。其苗蔓生。好纏竹木。上葉細如青絲。寺
院庭檻中多植之。可觀。後人改蔓字為夢。又釋天棘
為柳。皆非也。趙曰歐陽公善本。夢作蔓字。夢弼曰博
物志。抱朴子。皆言天門冬。一名顛棘。蓋顛天聲相近
也。趙曰晉支遁字道林。講維摩經。許詢常設問難。

房兵曹胡馬

胡馬大宛名。鋒稜瘦骨成。竹批雙耳峻。風入四蹄輕。
所向無空闊。真堪托死生。
彷彿老成亦無驍騰有如
此萬里可橫行。
洙曰漢伐大宛獲汗血馬作西極天
馬之歌。鄭曰宛於爰切。批篇迷切。趙

曰相馬經耳欲銳而小如削筒沫
日顏延年赭白馬賦品藝驍騰

畫鷹

素練風霜起

素練如霜謂未畫時絹色耳注誤

蒼鷹畫作殊。攖身思

狡兔側目似愁胡

以碧眼言之

條錠光堪摘。軒楹勢可呼

何當擊凡鳥。毛血灑平蕪

鄭曰攖荀勇切洙曰攖身猶竦身也隋魏彥深鷹賦

立如植木望似愁胡鄭曰條他刀切編絲繩也錠徐釗切圓轆轤也黃山谷曰勢可呼謂可呼以獵也

臨邑舍弟書至苦雨黃河泛溢隄防之患簿領

所憂因寄此詩用寬其意

鶴曰按唐地理志臨邑縣屬齊州河南道

又按五行志開元二十九年七月伊洛及支川皆溢是秋河南河北二十四郡水

二儀積風雨。白谷漏波濤。大家數語。漏字好。聞道洪河圻。遙

連滄海高。職司憂悄悄。郡國訴嗷嗷。舍第卑棲邑。防

川領簿曹。尺書前日至。版築不時操。難假黿鼉力。空

瞻烏鵲毛。燕南吹畎畝。濟上沒蓬蒿。螺蚌滿近郭。蛟

螭乘九臯。徐關深水府。碣石小秋毫。白屋留孤樹。青

天失萬艘。隨事有氣。無不可寫。吾衰同泛梗。利涉想蟠桃。倚賴

天涯釣。猶能掣巨鰲。洙曰。漢書考城令王渙謂主簿仇覽曰。枳棘非鸞鳳所棲。趙曰。

汲冢紀年。周穆王東至九江。以黿鼉為橋梁。洙曰。淮南子。鳥鵲填汀成橋。鶴曰。齊地紀云。勃海東有碣石。

徐關亦齊地也。洙曰。山海經。東海度索山有大桃。屈盤三千里。名曰蟠桃。列子。龍伯之國有大人。鈞而連。

冬日有懷李白

寂寞書齋裏。終朝獨爾思。更尋嘉樹傳。不忘角弓詩。

此與出處別。謂他種樹為隱者之計。我之不忘如角弓。以其詩故也。祖褐風霜入。還丹

日月遲。未因乘興去。空有鹿門期。（洙曰）左傳昭公二

來聘。公享之。韓子賦角弓。既享。有宴于季氏。嘉樹焉。宣子譽之。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遂

賦甘棠。漢書貢禹。袒褐不完。注云。袒者。謂僮豎所著。布長襦也。褐。毛布也。鄭曰。袒。臣庾切。褐。胡葛切。師曰。

還丹。九轉丹也。九。遍循環。然後成就。洙曰。晉王子猷。雪夜乘興訪戴安道。後漢龐德公攜妻子登鹿門山。

因採藥不返。

龍門

鶴曰龍門在河南此詩云往來時屢改當是天寶初作。天寶初東都作

龍門橫野斷。驛樹出城來。氣色皇居近。金銀佛寺開。

公自注山有佛寺金碧照耀最為勝槩

往來時屢改。川陸日悠哉。相閱

征途上。生涯盡幾回。

曾南豐曰皇居謂洛邑也洪覺範曰佛地有金色世界銀色世

界

天寶初南曹小司寇舅與我太夫人堂下累土

為山一匱盈尺以代彼朽木承諸焚香瓷甌甌

甚安矣傍植慈竹蓋茲數峯欽岑嬋娟宛有塵

外數致乃不知興之所至而作是詩

鶴曰按唐志吏部員

外郎二人一人判南曹為尚書侍郎之貳蓋在
選曹之南故謂之南曹今題曰南曹小司寇則
小司寇為刑部侍郎而唐未聞以侍郎判南曹
豈郎亦得稱為小司寇昭大夫人乃公之祖母
盧氏按年譜天
寶三載盧氏卒

一匱功盈尺三峯意出羣望中疑在野幽處欲生雲

慈竹春陰覆香爐曉勢分惟南將獻壽佳氣日氛氲

洙曰書為山九初功虧一匱匱土籠也師曰陸機草木疏南方生子母竹今慈竹是也又謂孝竹述異記漢章帝三年子母竹生白虎殿前時謂之孝竹羣臣作孝竹頌洙曰詩如南山之壽

春日懷李白

鶴曰按舊史李白天寶初客遊會稽與吳筠隱於剡中今公詩有江

東之句蓋其時也

白也。詩無敵。飄然思不羣。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
渭北春天樹。江東日暮雲。何時一樽酒。重與細論文。
鄭曰。庾信字子山。在周爲車騎將軍開府。洙曰。鮑照
字明遠。爲宋臨海王參軍。逖齋閒覽云。或問王荆公
云。編四家詩以子美爲第一。太白爲第四。豈白之才
格詞致不逮子美耶。公曰。白之歌詩豪於飄逸。人固
莫及。然其格止於此而已。不知變也。至於子美。則悲
懽窮泰。發歛抑揚。疾徐縱橫。無施不可。故其詩有平
淡簡易者。有綺麗精確者。有嚴重威武者。三軍之帥
者。有奮迅馳驟若泛駕之馬者。有淡泊閑靜若山谷
隱士者。有風流醞藉若貴介公子者。蓋公詩緒密而
思深。觀者苟不能臻其闢奧。未易識其妙處。夫豈淺
近者所能窺哉。此子美之所以光掩前人。而後來無
繼也。元稹以謂兼人所獨專。斯言信矣。或者又曰。評
詩者謂子美期白太過。又爲白所誚。公曰。不然。子美
贈白詩。則曰。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但比之庾信。